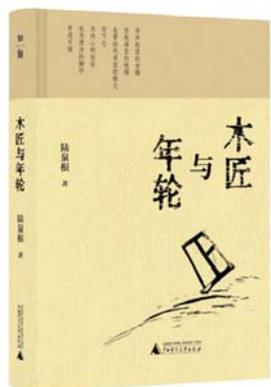


新知了·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苗德岁 著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陆泉根 著
《木匠与年轮》

□苗德岁

19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的英国处于维多利亚时代，也是博物学的黄金时代。整个英国的“有闲阶级”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博物热，一会儿是甲虫热，一会儿是蕨类植物热，一会儿是岩石和化石热，一会儿是鸟类热，一会儿是贝壳热……就像社会上的时装潮流频繁更迭一样，每每牵动着许多闺秀、贵妇以及绅士的心。当然，为此推波助澜的博物学书籍、报刊等，也铺天盖地般袭来，以满足这些读者的口味。

对于这一现象的根源，科学史家一直众说纷纭。

首先，地质学、动物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新发现、新的研究进展及其普及，吸引着人们追求新知。比如，维多利亚女王直到中年才知道袋鼠腹部有一个育儿袋，有些贵妇人惊奇地发现青蛙竟是由蝌蚪变来的！由于当时的学校一般并不教授这些知识，很多人都是通过社会上兴起的博物热才获得这些有趣资讯的。再者，据说显微镜和玻璃鱼缸等器具在家庭中的普及，也为人们观察微体生物以及在家里养鱼或别的水生生物带来了方便。狩猎、观鸟，以及远足野外采集各种博物标本的传统则源远流长，这些户外活动既有利于身心健康，也是一种很好的社交方式。因此，对于平时百无聊赖的上层人物来说，博物学爱好是很容易上瘾的——很多人说，这可比看小说刺激多了！加之，当时正值英国对外扩张时期，从海外带回来的各种珍稀生物标本（比如澳大利亚的鸭嘴兽等）引起公众的好奇。

不仅如此，对于当时的英国人来说，生物身上各种奇妙精巧的适应性“装置”（即生物结构）无疑彰显了造物主鬼斧神工般的设计之高明。为此，很多有钱人家甚至纷纷在家中建起了奇珍室，以收藏和展示各种博物标本，在上流阶层蔚然成风。

少年达尔文可谓生逢其时。他自小就有收集众多博物标本的兴趣，后来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博物学家之

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是为博物学而生的！

他生于富贵之家，祖父与外祖父均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最有名的人物，这使他从小就生活在一群最聪明、最博学、最有科学与艺术修养的人物之间。他在青少年时期只热衷于两件事：户外运动与博物学。他接受过最好的教育，尽管他从来都不是世俗意义上的“高材生”。大学毕业后，父亲出资让他参加“小猎犬”号的环球科考。他周游世界长达5年，搜集了第一手的科学研究资料，并采集了大量珍贵的博物学标本，这使他在而立之年成为英国无可争辩的科学新秀和博物学巨星。

他著作等身，且每部著作在10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在印行、被阅读。他开创了生物学领域的众多分支学科，他所发现的以自然选择为主要机制的生物演化论是有史以来最为重要的基础科学理论之一，彻底改变了人类对世界以及自身的认知，且屡遭挑战但至今颠扑不破。

达尔文的一生可分为两大阶段：“小猎犬”号环球科考（1831—1836）结束之前以及科考结束后。

前一阶段，他走出了出生地——英国南部小城什鲁斯伯里，奔向外面的大世界求学、探索，为后一阶段“宅家”积累了科研和写作的原始材料。后一阶段，他成家立业，定居在伦敦南郊的“唐庄”（即“党豪斯”），躲在他的小天地里度过余生。他在此期间除了到附近小镇做过几次“水疗”，几乎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专心从事个体科研活动，著书立说。换言之，前一阶段，他满世界地“浪”；后一阶段，他足不出户地“宅”。他原本打算死后长眠在家族墓地，贴近他钟爱的家园以及那里的腐殖土与蚯蚓，却身不由己地备受哀荣——英国为他举行了国葬，将他安葬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与乔叟、牛顿和莱伊尔等人为伴。

达尔文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和思想家之一，而《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是叙述他极不平凡的一生的评传。

□庞余亮

小时候，我们仰望父亲的背影，也崇拜父亲手中的工具。握拿工具劳动的父亲是儿子心中的英雄。比如爱尔兰诗人希尼笔下的父亲，手中永远有一把长柄铁锹——挖土豆的父亲。

“……窗下，响起清脆刺耳的声音/铁锹正深深切入多石的土地/我的父亲在挖掘，我往窗下看去//直到他紧绷的臀部在苗圃间/低低弯下，又直起，二十年以来/这起伏的节奏穿过马铃薯垄/他曾在那儿挖掘//粗糙的长筒靴稳踏在铁锹上，长柄/紧贴着膝盖内侧结实地撬动/他根除高高的株干，雪亮的锹边深深插入土中/我们捡拾他撒出的新薯/爱它们手中又凉又硬……”

同样的北半球，地球向东，一个湿漉漉的平原中央，有一个养活一家七口的木匠父亲，握着工具整天埋头劳作。这就是作家陆泉根的父亲。他父亲手中的不是铁锹，而是一把充满温情的斧头。

“这把属于父亲的斧头比一般的斧头要重一些，大一些，单刃，斧刃锃亮，寒光逼人。斧柄是榉木的，木质坚硬，纹理细腻。除了父亲，任何人都不能碰这把斧头。”

父亲的这把斧头肯定和炉火通红的铁匠铺有关，父亲找到了最好的铁匠铺，叮嘱了这名最好的铁匠师傅，不然怎么可能比其他的斧头重一些、大一些？还有斧柄，通晓树木质地的父亲肯定摸遍了平原的树林，这才选定了榉木。父亲知道生活的不容易，唯有好斧头的加持，才能去工厂、去扬州、去盐都，去任何艰苦的地方，蹬开老牛一般的生活之路。

“父亲用‘斫’‘刨’‘凿’‘锯’四个动词概括木匠最重要的活计。一边说，一边演示。‘木匠斧头瓦匠刀’，所有的工具里，父亲最看重的自然是斧头，他最亲密的伙伴，几十年了，手柄非常的滑润养手。”

斧头是属于父亲的，也是属于儿子的。“斫”是木匠的基本动作，为了让木头成型，必须砍，必须削，用锋利的斧头去掉不必要的部分，留下可以成型的材料。父亲砍削木头，同时是在“砍削”儿子。比如儿子落榜，想做木匠，父亲让儿子来干木匠活计，直接用行动证明儿子不是做木匠的材料。这样的教育简单但有效。“斫”是疼痛的，“被斫”也是疼痛的。但一个儿子的成熟必须被“斫”，“斫”去多余的部分，“斫”去柔弱的部分，从一个怯弱的落榜生到大学生，再到好教师、好作家，父亲的“斫”功不可没。

“父亲的工具箱是放不下所有好工具的，单刨子就有十几种，比如长刨、短光刨、斜沿刨、落底刨、外圆刨、内圆刨、槽刨、弯刨等。”这是父

亲的另一种工具——刨子。如果说斧头是凭硬功夫的话，那么刨子需要的是巧功夫。“刨”是好木匠的另一个基本功，工具不再是斧头，而是木刨。《天工开物·锤锻》说“刨”是“磨砺嵌钢寸铁，露刃杪忽，斜出木口之面，所以平木”。在使用刨子之后，那些被父亲用斧头处理过的粗糙木料变得驯服而光滑。因为木匠父亲的言传身教，陆泉根的文字里总是有结实的木纹和年轮，总是像刨花一般从刨眼里源源不断地吐出来，从来不浮躁，也从来不会让读者失望。

与行云流水的“刨”相比，“凿”的动作就需要专心致志，需要控制力度。“凿”耗时多，技术性最强。父亲左手凿子，右手斧头，坐在要凿的木料上，一边凿一边掏，不时用嘴吹出掏不出来的小木屑，不停地比划着榫眼的大小。“长木匠，短铁匠”，父亲说，榫眼不能凿大，木工活要的是留有余地，不能“过”，过了，就无法补救。”这是父亲的“凿”。儿子的“凿”则体现在他的文字中。他的《老麻雀X下扬州》里全是“凿”的典范，尤其是在《碑》中，父亲手中的凿子变成了更小的铁鏟，而铁鏟的上方依旧是父亲的斧头，但下面的材料变成了石头。父亲和儿子，木匠与斧头，铁鏟与石碑，全部融合在一起了，或者这样说，父亲的年轮和儿子的年轮就在文字中重叠成坚不可摧的宿命。很多作家到了中年就向后退了，而陆泉根不一样，他一直在像苦行僧一样体悟，其根源就在老木匠的斧头里。一下又一下，他在承受，他在煎熬，他把自己的生活当成了木料，斫，刨，凿，锯，是的，还有锯，最为暴力的是锯。不管同不同意，命运总是在锯断我们的梦想，所有的呐喊都会化为沉默的锯屑，但我们还是需要像苦楝树一样坚持，像陆泉根那样“纠缠住”自己的文学梦，不放弃，也不能放弃，即使再弯曲再粗鄙的生活，也能用“斫，刨，凿，锯”打造出我们的木器。

谁能想到父亲会生病呢？

谁能想到父亲会丢下他的斧头呢？

谁能想到父亲会用死亡劈开我们呢？

是的，父亲的动作中好像没有“劈”，但苦命的父亲还是劈下了。锯是暴力的，而父亲的斧头是沿着我们的缝隙劈下的。父亲真的不忍心，只是顺着我们悲伤的缝隙劈下，稍一用力，我们的悲伤就一分为二，一半是疼痛，一半是悔恨。于是，就有了陆泉根的《木匠与年轮》这本永恸之诗。

永恸之诗从来不会停止，唯有继续书写，才能找到那把时光深处的斧头，而木匠父亲，会在儿子的文字里重新诞生。

【著作者说】

他为博物学而生

【灯影书香】

父亲的斧头劈开了我们的永恸之诗

编辑：曲鹏 美编：陈明丽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齐鲁晚报

低碳生活

绿建未来

